

败诉

世上有些职业，能够单方面改变他人命运。判者不刑，刀者不痛。正因如此，人们对其提出慎权、良知的诉求，不为过。

姜京生·著



败诉

世上有些职业，能够单方面改变他人命运，判者不刑，刀者不痛，正因如此，人们对其提出慎权、良知的诉求，不为过。

姜京生·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败诉/姜京生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11

ISBN 7 - 5075 - 1871 - X

I. 败... II. ①姜... III. 长篇小说 - 中医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2770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bs @ 263. net

电话: 010 - 63370164 63370169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河北衡水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32 开本 12.75 印张 305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 - 8000 册

定价: 25.00 元

些 许 微 声

世上有些职业,能够单方面改变甚至主宰他人的命运。这样的职业,施者与受者分离,判者不刑,刀者不痛。正因如此,人们对其提出慎权、良知的诉求,不为过。

世声喧嚣。无数的豪宴杯盏、逐利蜂拥、庸俗阿谀、作秀起哄,淹没了原本就很微弱的草民请命、农桑饥冻、啼血诤言、孤愤呐喊。后者不过些许微声,不经意,便会掠耳飘逝。然而,静夜醒来,扪心自省,些许微声也如雷如霆,悚然心惊。

良知是人类品格中最为宝贵的构成,亦属些许微声。

我不知道,这些蘸着心血,熬着生命写下的文字会使谁感动,然而,我自己却已哽咽难读——不为自己,不为别人,只为那些始终为念为怀的些许微声。

是为序。

姜京生

2004年4月17日

肖琪一边把装帧简陋、封皮艳红的律师执业证连同传达室开具的进门条交给表情严肃的武警战士查验，一边向大门里面望去。

戒备森严的市中级法院在旁人眼里难免有些神秘莫测，但对肖琪来说却不陌生。她从做律师助理开始就在这里出庭，随后，还做过一年实习律师，可以说，她对这座建筑物的了解，不亚于对那些枯燥繁琐的诉讼条文的掌握。

此刻，肖琪的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却又说不好是激动、兴奋还是不安。因为今天这起案子不同以往——这是她执业以来独立承办的第一起刑事案件。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第一次经历的感受往往与以后习以为常的感受大相径庭。哪怕是一杯热咖啡，第一口的感觉也往往与后来的有所不同。

当然，这种异样只是肖琪内心的自我感受，而且稍纵即逝。在她那秀丽的脸庞上依然是有些职业意味的矜持。诉讼就像是把当事人的灵魂在烈焰上当众烧烤，律师虽然不是主厨，但天天目睹烟熏火燎，时时耳闻痛哭啼嚎，再敏感的神经也难免会被磨砺出几许角质。因此，遇事不惊、外表拿捏几乎成了律师行业的流行特色。

法院为律师等诉讼参与者准备的专门阅卷室，整洁而简单。

屋里有几张窄窄的条案和十余把劣质木椅。一台老式座扇在光秃秃的水泥地面上慢速摇动着，“嘎嘎”作响中把略带晨凉的气流喷向周围。

随着肖琪进门脚步，屋里的两位男士从卷宗上抬起了目光。宽肩秀发、气质飘逸的肖琪一下子闯入了他们的瞳孔，迸出瞬间火花。年长些的略略颌首，露出些许赞赏的微笑，年轻些的留着络腮胡，一个劲儿地用目光搜寻肖琪的视线，以期能够在空中接轨。肖琪则淡淡一笑，说了声：“二位好”，便在前排坐了下来。

肖琪从皮包里拿出一叠印有黑色横格的诉讼专用纸，随手翻过来，背面朝上放在条案上。写得一手好字的肖琪不喜欢受这种黑线格的约束，所以，她经常用纸的背面来写字。

接下来的事情应当很简单。在她进门之前已经接到传达室电话的书记员会很快把卷宗送来，待她阅完卷以后，再办理送达起诉书副本以及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的手续。这些在外人看来十分复杂生疏的诉讼手续，业内人办起来却是轻车熟路，十分简捷。

“谁是李明辉的律师？”随着一声略哑的嗓音，肖琪有些吃惊地抬起头。站在门口手拿两册牛皮纸封面卷宗的并不是她曾多次打过交道、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书记员小高，而是一位身材中等，皮肤白皙，戴着金边玳瑁眼镜的年轻法官。

“我是。”肖琪边说边站了起来。

“你好，我叫钱小华。”法官向她伸出手。

肖琪虽然是第一次直接与钱小华打交道，但对这个名字却不陌生。肖琪知道他是中级法院刑庭的办案骨干，又被诉讼圈里人称作手快刑重的杀手，心中不禁有些暗暗叫苦。

当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肖琪见到对方原本一直盯

着自己的目光,迅速游离开去。其实,刚刚的初次见面并没有给肖琪留下什么恶感,但这一表情却令肖琪有些不悦。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与人当面握手致意时,目光应当坦荡率直,以示真诚。如果目光躲闪游离,就如同在自家门前,一边对别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一边紧闭身后的房门,其诚意令人生疑。

“谢谢,麻烦你跑一趟。”肖琪一边接过卷宗,一边礼貌性地客气道。

“无所谓,”钱小华推了推眼镜,话锋一转:“不知道肖律师忙不忙,十天后我要开庭了。”

“这么快?我手里的案子倒是不多,但这个案子我想办得细一点。”其实,肖琪目前只有这一件案子,但她不愿意明说,以免别人看轻了自己。小小的虚荣,使本应严谨准确的用语,变得有些含混。

“案情忒简单,白水一碗,我提讯完了,他全认。开庭的时间不推了,免得超审限,还是请肖律师抓点紧吧。”钱小华说话的时候,眼神一瞟一瞟的,与肖琪若即若离,声音软软的,显得十分客气。

“尽力吧。”肖琪的声调有些淡。她的性格中有很强的自主基因,对别人的安排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

“好吧,”钱小华早已看出了肖琪那明显的不悦,淡然一笑:“谁都想头一件活儿干得漂亮,理解。”说完,他点了点下颏,转身走出了阅卷室。

肖琪开始没有在意,翻了几页卷宗以后,突然意识到钱小华最后一句话的含义——原来他对我的事情了如指掌!他是怎么知道的,两个人今天是第一次见面,莫非他还有打探他人细节的爱好和能力?想到这里,肖琪的心里不由得掠过一丝惊悸。

“接了他手里的案子算你倒霉,”络腮胡十分友好地把电扇

的角度调向肖琪：“他是刑庭有名的恶手，判案如剃头，热水快刀，一秃噜一个。量刑要多重有多重，要是没有刑法总则拦着，恨不能给七十岁老头判三百年刑。”

肖琪被逗乐了，但她没有笑出声，也没有接话茬，而是向络腮胡点头致谢，然后优雅地拢了拢乌黑的披肩发，低下头，轻轻地翻动起卷宗。

李明辉是一个孝子。他是家里的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母亲没有文化,也没有工作,一家五口,全靠在城郊小窑当矿工的父亲挣钱养活。矿工是危险行业,工资和补贴要比其他行业高一些,但也高不到哪里去,更何况还是小煤窑。可以说,李明辉自幼是在城市底层的贫民生活中长大的。不幸的是,在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因一次意外事故去世了。以后的日子,全靠母亲打零工和从街道上揽一些福利性的加工活来维持。日子紧巴可想而知。然而,家境的窘迫,却使李明辉在日复一日的粗茶淡饭中,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母亲的善良与慈爱。从年龄上讲,他也应当算是出身“文革”的一代,但他却从来没有对孝道有过丝毫的动摇。

在李明辉的记忆里,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糖油饼。

那是早些年城市早餐中新添的高档品种。李明辉家的早餐都是母亲自己做。棒子面粥和水疙瘩是必备的。两个姐姐多是烤窝头片,而他则是重新蒸过的半个馒头。尽管母亲把水疙瘩丝切得又细又匀,还点上一滴香油,馒头也酸碱适中,又暄又热,但是,李明辉在上学的路上总能碰见几个吃着糖油饼的孩子。那香喷喷的油饼本身固然是很大的诱惑,但更大的诱惑则是孩子们脸上怒放的笑容和惬意的表情。这足以使他认为他们手里

的吃食必定是天上仙果，人间美食。但一毛钱加一两粮票才可以买到的糖油饼，对于这四口之家的财力来说无疑是太奢侈了，所以李明辉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那是九月的一个星期日，因为不用早起去上学，李明辉在香甜的梦乡中徘徊留连，睡了个舒舒服服、瓷瓷实实的回笼觉。他慵懒地翻了个身，似睡似醒之间忽然闻到了一股特殊的香味，睁眼一看，破旧的枕头旁边放着个黑瓷盘，上面倒扣着粗瓷大花碗。

他伸手掀开碗，盘子里竟然是一张金黄油亮、喷香扑鼻的糖油饼！

他不记得自己是在欢叫声中一跃而起，扑向盘子，只记得当他最初的几口狼吞虎咽过后，开始一小口、一小口细咬慢抿的时候，站在门口的母亲落泪了。

从此以后，每当他生日的那天早晨，睁开眼睛都会闻见糖油饼的香甜气味。这种情形一直到他上大学住校，才告结束。

刻骨铭心的母爱使李明辉成人以后将报答和孝顺母亲作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以致他和女友第一次约会时，便直截了当地说：“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这事我不干！你要不能善待我妈，就别找我。”

改革开放以后，在银行任职的李明辉随着行业的蒸蒸日上而鲜亮耀眼。先是穿上了单位以工作服名义发的纯毛西装，又隔三岔五领回来名目翻新的奖金和实物，家境改善了不说，母亲在左邻右舍的夸赞声中得到了终日劳苦的最好回报，不禁笑逐颜开，心情舒展。

前年，李明辉又被保送到英国伦敦进修。去年回国后被任命为部门经理，最近又盛传他要被任命为副行长，这意味着他将有幸成为该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

李明辉对他得到的这些非常珍惜。应该说，他看重的主要

还不仅仅是待遇和报酬,而是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平台。他受过高等教育,操行良好,专业精通,敬业刻苦,在同事们眼里已是新一代高级职业白领的成功形象。这也正是他的愿望,他立志成为一名现代的职业金融家。他经常为自己的理想所感动,同时又为身边愈演愈烈的逐金夺利之风而失望。

下班后,他常常开着那辆公司配给的白色国产中档轿车,跟在经理们的车流后面驶出银行大门,但除了必须参加的公务应酬外,他一准回家吃饭。他对周围那些灯红酒绿、豪华奢靡的情形很不以为然,鄙斥为小人乍富,末世情结。每每当他手里掂着车钥匙,迈过破旧的门坎,高叫一声“妈”的时候,心里感到格外的踏实和舒坦。

现在,李明辉却不得不在五星级酒店的豪华大堂,等候着一位乍富小人的到来。

话还得从他那位婚前发誓不当“母花喜鹊”的妻子说起。她说到做到,婚后搬入贫寒的夫家,伺候婆婆尽心尽力。平日嘘寒问暖、汤汤水水自不待说,就连女儿出生以后,也一狠心送了整托,为的是不让年老多病的婆婆受累。她的妹夫邵德丰最早在一家著名的剧院干杂务,第一拨儿辞职下海经了商。这些年来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只知他没变的是禀性和姓名,常变的是女秘书、名片和腰臀尺寸。他近来整日往李明辉家跑,为的是想贷款,遭到李明辉的回绝后,他便把主攻方向转向了热心肠的大姨子。为了帮助妹夫她则采取迂回战术,求助于婆婆的帮助,于是,母亲的一道指令就把李明辉推进了灯火辉煌的饭店大堂。

亮可鉴人的紫红色天然大理石地面,在柔和的灯光下泛着高贵的光彩。肥厚油亮的热带绿色植物点缀在沙发四周,不紧不慢的钢琴曲荡漾在空中,不同肤色和装束的人们来来往往,置

身其间，真令人有些不知今昔是何年的感觉。

但这些对于坐在大堂一隅，闭目给一篇学术论文打腹稿的李明辉来说却无所谓。这不仅因为职业的关系使他对出入高级交际场所已司空见惯，而且因为这座城市里的高档楼馆多是向他所在的银行贷款而建的。所以，他从来不为这些酒店高楼的表面气派与豪华所动。就像外科大夫不会被病人华丽的衣着所迷惑，因为，他对美丽外衣里面的每一寸肌肤和血脉都了如指掌，哪里还会有兴奋可言。

应当承认，邵德丰在华衣锦饰如云的饭店大堂里也算得上是个抢眼的人物。乌黑卷曲的短发将明眸皓齿的圆脸衬出几许生气，一米八〇的个头，上穿法国蓝地碎花重磅真丝短袖衬衫，下着意大利乳白色加丝免熨特体背带长裤。一身做工精良、剪裁得体的高档服装，将啤酒肚遮挡得利利索索，还生出几分魁伟之感。他左手握着装有加强天线的大哥大，右手腕吊着黑色沙驰名牌手包，带着旁人惊羡的目光和法国古龙香水的气味，大步来到李明辉的面前。

“李总赏光，邵某三生有幸。”

“别贫了，非约这地方干吗，还是我请你吃卤煮火烧吧。”李明辉以前常和这位担挑儿去吃小吃。

“唉哟唉，您这是拿话扇我的嘴巴子，邵某人好歹也是个总呀。雅间早备下了，走吧您哪。”邵德丰满嘴的京片子里时常夹着些嘎话。

俩人刚在装饰典雅的单间里落座，身着深色西服的领班便进来笑道：“邵总，您好，等候您多时了，您看怎么安排？”

“老规矩：高、精、尖。”

领班驾轻就熟地从西服内侧抽出一张单子：“备好了，请您过目。”

“不看了，由着你孝敬吧。哎，这次找个懂事的妞儿来，上次那个还没怎么着就哇哇叫，好像我要强暴她似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就去安排。”领班陪着笑躬身退了出去。

李明辉喝了一口菊花茶，淡淡地说：“早上又没刷牙？”

邵德丰是个聪明人，嘿嘿一笑：“您骂我。咱是粗人。要搁过去也就属于鞋提溜儿、袜馊拉儿一类，您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

李明辉扑哧一笑：“臭嘴。有话直说，找我干吗？”

“嘛事儿没有，辉哥，我就是实打实地请您撮顿饭，您放心吃，我要提条件是个水里爬的。”邵德丰边说边做了个造型明确的手势。

说笑间，小姐把一盘盘色、香、味俱佳的精美菜肴摆上桌。碗、碟、盏全套进口餐具在水晶吊灯的映照下熠熠生辉。高脚酒杯中斟着原装进口的法国上等葡萄酒。

邵德丰左手举杯，右手持筷，笑逐颜开：“辉哥，人生三大福，口福为先，来！干！吃！”说完，将酒杯与李明辉手中的杯子碰了个脆响，仰头灌进大张的嘴里。

窗外，夜色渐浓。湿润的清凉拥抱着高楼、绿树、街道和行色匆匆的路人。各式各样的轿车首尾相衔，灯光互映，一辆接一辆滑过被新式钠灯照亮的街道。闪闪烁烁、红黄相间的汽车尾灯宛如流动的星河，一直延伸到街道的远端，与路边流光溢彩的霓虹交相辉映，呈现一幅现代都市夜生活的经典画面。

菜越吃越香，酒越喝越酣，话越说越热，情越叙越浓。邵德丰两颊泛红，神采飞扬：“辉哥，就贷五十万，不济你们银行倒库掉下来的钱渣呢，可对我却是救命钱呀。这个项目我砸进去二百万了，五十万一到，立马发车，全妥。要不，砸进去的都打了水

漂，辉哥，那我可一条死路、死路一条啦！”

李明辉把臂肘支在桌上，举起水晶酒杯在眼前慢慢转动，穿过透明的杯壁望去，邵德丰的脸庞有些扭曲：“你死不了，要死早死了，等不到今天。”

“嘿嘿嘿，还是我哥了解我，”邵德丰嘻嘻笑着，死皮赖脸地说：“不过，这回还真坐蜡了，那个泰国佬，号称南亚首富，谈妥各投一半，利对半撇，这些年挣的钱我都押上了，真掉了链子，钱就全被他淹了。”

“你以为银行的钱好使？到时候还不上，催贷上榜、法庭过堂，还得把我搁里。”李明辉把玩着酒杯，口气淡淡。

“哈哈，”邵德丰仰面大笑：“原来，大哥担心这个，放心吧，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没皮没脸还在世上混什么混，旁的不敢说，咱从没在义字上让人嚼过舌头。大哥，您就把心踏踏实实放回肚里，顶多一个月，到时本息两清，剩下的是咱的，我给老太太换个大三居，两厅两卫，好好享几年清福。”

不经意间，李明辉像是被谁碰了一下心弦，他抿了口酒，摇了摇头，不无调侃地笑道：“我看还是算了吧，怎么琢磨怎么不踏实。你不会别的钱不好挣，憋着扎银行、造贷款吧？那样，我可就惨喽。”

正在倒酒小姐的短裙下摸捏的邵德丰闻言色变，抽出手，粗鲁地冲小姐喊道：“滚，给我滚！”然后抓过酒瓶咚咚咚倒了满满一杯，仰头一饮而尽，恨恨地说道：“辉哥，我知道你打心眼儿瞧不起我，我贱、我粗、我下三烂，我倒想一张批文卖三百万，咱有那娘吗？想开着白牌子车闯红灯，咱有那爹吗？老婆孩子要吃饭，要过舒坦日子，咱当爷们儿的不挣谁挣，可钱是好挣的吗？挣钱给人过日子，可挣钱是人过的日子吗？这么说吧，这几年我除了没给人操过，什么都给人干过了。这年头，哪个海里做事的

不是亲戚朋友、哥们弟兄帮着，谁像我整个一单挑儿。你自个儿摩挲着胸脯想想，生意上帮过我一分一厘吗？你正，你牛，可你成百万、成千万贷出去的款收回了多少？他们无非多了顶红帽子，结果呢？还不是公款吃喝，集体造粪！这你怎么没脾气啦？我要贷的数儿还不够他们新马泰看人妖的呢，不借拉倒，可你别糟蹋人！”说到最后，邵德丰已带哭音，用手捂住了双眼。

这一顿疾风暴雨是李明辉始料不及的。他瞠目结舌地看着邵德丰，像在打量一个陌生人，半晌才缓缓地说：“这么说，是我这个当哥的不是了？好吧，回头你去找老夏，走走手续看。”

“真的？”邵德丰乐不可支地抓起酒瓶：“这才是我的好大哥，来，干一杯！”

李明辉没有搭话，像是还没有从刚才的兜头冷雨中完全醒过神儿来。

章凤兰人到中年,却没有发胖,瘦瘦的,显得十分干练。她从省政法学院毕业分配到市检察院,在起诉处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按照时下的说法,也是很“资深”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她所供职的行业只剩下了唯一的功能——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拳头不是用来思考的,而是用来打人的。为了保证打得又重又快,反复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坚决服从”、“认真照办”、“贯彻执行”。越是强化整体的功效,越是弱化个体的特性。就像生产线越来越复杂,操作者越来越简单,成衣源源不断地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而操作者却不再被称作裁缝。

章凤兰本来也不是一个复杂的人,几十年严酷的职业生涯,使她愈发简单。简单的人容易与人相处。她在单位,吃苦耐劳,早来晚走,心直口快,不争名利,因而,颇得好评。她几十年勤勤恳恳,获得了难以计数的多级别、多层次、多名目的“先进”或“优秀”的头衔。

章凤兰在生活上也很简单。衣食住行,节俭朴素。从来没有过高的要求和奢望。脸不施粉,身无新衣,简朴得近乎于寒酸。一辆公家配发的笨旧自行车、一个麻麻坑坑的铝饭盒,几乎成了她每日上班的标志性物件,用同事玩笑的话说,万一哪天壮

烈了,这两件东西肯定是“事迹展览”的首选。

八十年代中期,检察院、法院破天荒地开始配发制服。大壳帽、军制服成了体现专政职能的基调。幸亏有领导发表了体恤下情的意见,说许多基层和边远地区的干警生活困难,制服应上下班两便,于是,肩章被设计成插板式,上班一插,便成制服;下班一揪,即成便服。然而,领导为群众考虑,群众却未必买账。许多人对制服的款式、颜色、质地不满意,更主要的是,此时经济改革成效显著,人们的衣装绚丽多彩,个性凸显,早已告别了举世闻名的制式服装年代,所以,肩章插上便不再卸下,因为,几乎没有人下班后再穿制服——尤其是不带肩章的制服。章凤兰却不然,她喜欢穿制服,不论春夏秋冬,不同的是袖长袖短,不管上班下班,区别仅是有无肩章领花。

章凤兰的家庭也不复杂。她快三十岁的时候,经院党总支妇女委员的介绍,认识了市机械局的政工干部、复转军人刘启克,一来二去,很快便从各自单位开出介绍信,结了婚。婚后的日子说不上咸,也说不上淡,五年以后生了儿子刘小章,日子依然是那样说不上淡,也说不上咸。

顺心的日子或许简单,简单的日子未必顺心。早已习惯了院里、家里寡白的章凤兰,近来却颇生闲气、陡生郁闷……

院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院了。

过去,工作时间谁也不串门,即使有事去其他房间,也要离办公桌两米远,瓜田李下,别人办的案子不要落嫌疑。如今,同事间公开打听案情,说情打招呼成了家常便饭,天经地义。有两回,竟然问到了她的头上,不知死的,挨了她一通臭骂。听说还有人与当事人、家属、律师勾勾搭搭,世道怎么成了这样,那都是些什么人,往日的冤家对头,怎么能和他们搅到一起?

过去,同事间没有秘密,谁搬个家、生个孩子,得个病儿、闹